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遼去歲兵部尚書魏都督魏稱湖北湖等處地方事務魏稱魏二至魏都督是魏

宋紀十八

起開建乾祥七月盡柔
兆禧離六月凡二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五年

遼統和
十二年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會之

致異宋史
不載是月

日會今
從遼史

賊攻宿州知州李簡等堅守踰月賊引去

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同勾當自陝西至益州轉運事
廷式嘗入朝奏事帝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
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爲宰相
而至也帝卽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先是遼政事令室昉薦韓德讓自代不許遂主以其

年老苦寒賜貂皮衾褥許乘輦入朝至是病劇辛酉遣

翰林學士張幹就第授中京留守

攷異遼史百官志稱昉爲中京留守治大

定府錢竹汀謂遼中京大定府本奚王牙帳地統和二
十五年始築城稱中京不應此時卽有留守當是南京
之謫昉本以南京副留守入參政事及統和入年請致
政太后令常居南京至是以病劇遣使就第拜留守必
是南京非中京也但遼史紀傳及百官志竝作
中京今姑從其舊而兼采錢說俾後人論定焉加尚父

旋卒轍朝二日贈尚書令

攷異室昉之後徐氏後編繫于九月今從遼史聖宗紀及

室昉傳

以德讓代爲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

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
名荅詔因稱之 已卯遼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參知政

事、八月庚辰朔遼太后命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官分軍撫定西邊以蕭達蘭督其軍事

壬午帝謂近臣曰孝者人倫之重古之人三年守墳墓今臣僚子弟以祖父亾歿或與敘用意在繼其後嗣然有不俟百日便與朝集者朕每覩之中心不忍趙昌言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百官子孫因父兄亾歿敘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史臺專知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竝以名聞

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己以得御書印紙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帝悅批紙

尾曰朕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改知遂州又別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翼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帝曰此誤也然不可追虛已父寅舉進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著作郎有詞學操行清苦虛已亦純孝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爲殆天賜也 甲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間利害直言極諫書卽許通進其有宏才與學爲人所稱者令投獻于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 乙未遼下詔戒諭中外官吏丁酉遼主命錄囚雜犯死罪以下釋之

以劍南西川招安使王繼恩爲宣政使順州防禦使
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爲宣徽使帝曰朕不欲
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
宰相力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帝怒責宰相等
因議別立宣政使名以授之。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
許驥等上重刪定淳化編敕三十卷詔頒行之。王小
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參知政事趙
昌言獨請發兵捕斬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
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重兵久雷成都專以宴飲
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持博局碁枰自隨

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餘賊遊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帝屢遣使督戰意頗戾兵會昌言攝祭太廟齋宿中書因召對滋福殿昌言卽于帝前指畫攻取之策帝甚喜癸卯命昌言爲川峽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竝受節度昌言懇辭帝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略焉 峽路行營破賊帥張餘復雲安軍 李繼遷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 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來上帝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 上以蜀寇未平工部尚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與疾招

撫會疾甚不可遣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於是詔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一時京兆劇賊焦四等嘯聚數百人劫掠居民爲三輔害帝令懸賞招募待以不死焦四等請罪自歸各賜錦袍銀帶衣服緡錢竝擢爲龍猛軍使先是有峨嵋賊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嘗言于帝曰趙昌言鼻折山相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旣旬餘或又奏昌言素負重名又無嗣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

攷異涑水記聞稱昌言至鳳州時寇準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授以制柄太宗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言罷政事知鳳翔寇準參知政事案長編是時準知青

州未嘗知鳳翔其知鳳翔乃在真宗初年月不合殆因是年九月準有參政之召故傳會及之耳記聞兼采僧徒貞寇準兩說亦疑而未定之意也準素剛直昌言又無大過不應輒肆譏閒故從長編不著其姓名 帝

亟幸北苑召宰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爲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紹欽齎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畱候館 己未罷諸州榷酤 帝再遣使如遼約和弗許於是募人汎海賂女真及烏實等部叛之二部不從 乙丑崇儀副使河南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以方技進數召見錫賚甚厚未半載上表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爲觀帝悉嘉納賜觀名曰壽

寧得一頗敢言外事又潛迷人望請立襄王爲皇太子
焉 王申以襄王元侃開封尹改封壽王帝謂壽王
曰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
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
當馴狎況于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信哉斯言
也爾宐戒之 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帝因謂
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呂
端爲右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爲左諫議大夫
立準上 丁丑帝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初命翰林學
士錢若水草詔旣成進御帝命筆親寫數字皆引咎漢

切其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
惠和爲政筦權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
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
庶或警予 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
以給蜀師者相屬于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
人而無半月之會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
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
好米數十萬斛軍士驩騰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
王繼恩曰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餉馬詠但給以
錢繼恩怒曰馬豈能食錢邪詠曰草場焚蕩芻粟取之

民間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
馬不會粟乎詠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以
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等連破賊眾遂
克蜀州繼恩嘗送賊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
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詠與公化賊
爲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恃勢掠民財或訴于
詠詠密戒曰得卽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
不敢懼其黨亦自斂戢云繼恩旣分兵四出詠計軍食
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

朕無慮矣

攷異韓琦作詠神道碑云王繼恩縱軍士剽奪民財詠召繼恩用事吏面數其過將斬之

吏服粟求活詠放之因令勸繼恩分屯繼恩卽自分兵屯鄆州當還京師者遣之此事固善但恐不然詠詠繼恩帳下卒猶不欲與繼恩失歡若果如此則嫌隙顯矣且琦載詠在蜀事中或先後失序今不取

募

富民出粟濟饑授爵有差 庚辰西川行營指揮使張

嶙殺其將王文壽以報遣使招撫其眾遂共斬嶙首以

降 冬十月丙戌以勸徽之畢士安竝爲開封府判官

喬維岳楊礪夏侯嶠竝爲推官徽之等入謝帝召升殿

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給事中賈黃中出知澶州帝諭

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亦失大臣之體

非分之事已固不爲又何必如是乎黃中頓首謝帝因

謂左右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每與之語甚

明敝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政事蘇
易簡曰卿母亦然自古賢婦人不可多得易簡曰陛下
孝治天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倍蒙聖獎此人子
之榮也 乙未楊瓊等復邛州 乙巳改青州平盧軍
爲鎮海軍杭州鎮海軍爲寧海軍 十一月戊申朔遼
命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
健者具以名聞旋官衛德等六人 庚戌帝遣張崇貴
持詔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服 張洎性險詖尤
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爲學士使
內侍裴愈副之帝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

轍卿言過矣泊慙而迎然以文采清麗巧于逢迎帝卒喜之 遼命郡縣貢明經茂材異等甲寅詔南京決滯獄 癸亥賊攻宿州崇儀使宿翰等擊敗之 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帝意欲切勵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邪 丁卯大雨雪近臣稱賀帝因言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乃詔宰相呂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二人恐示天下不廣也 帝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既

而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帝復召蒙正等謂曰虞邱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故事爲一幅以賜蒙正蒙正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會至是陰雲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羣臣稱賀賀口不啗始此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厭主帥者亟來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

伍慮或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帝稱善鑑之
行帝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至與詠卽遣部戊
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討捕殘寇
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安 戊子高麗進妓樂于遼
遼主卻之 庚寅宿翰等引兵趨嘉州僞知州王文操
以城降 乙未祕書丞知蒙州張樞坐降賊棄市 辛
丑罷總計使三司復置使一員命陳恕等領之恕出入
三司首尾十八年帝嘗題于殿柱曰眞鹽鐵陳恕時言
稱職者以恕爲首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
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

激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濶此可行于商賈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怨毒偃殿奏事帝或形誦讓怨斂飭迨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執前奏或至三四帝以其忠多從之是歲遼放進士呂德懋等二人

至道元年

遼統和十三年

春正月戊申朔改元赦京畿繫囚謁

諸州逋租丙辰上清宮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車駕

卽日往謁焉辛酉帝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度支

判官陳堯安梁鼎上言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

通方之士分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屯十人人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必致倉廩充實可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帝覽奏嘉之卽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案視經度其事始命司門員外郎孫贛爲皇姪皇孫教授故涪

陵悼王廷美請子之在京者皆令肄業焉 癸亥參知
政事趙昌言罷爲戶部侍郎知鳳翔府 遼招討使韓
德威率數萬騎自振武南侵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親
騎邀之大敗其眾于河汊悉委其輜重而遁捷聞帝
謂左右曰契丹輕進易退朕常誠邊將勿與爭鋒待其
深入分兵以邀其歸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 端拱末
詔以興道坊宣祖舊第建宮乙丑成賜名曰洞眞 初
趙贊自京兆罷歸纔數月帝復令贊鉤校三司簿領會
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鄭
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與贊親比累遷至西上閤門副

使監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益橫恣不法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其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竝於所在賜死 戊辰以翰林學士錢若水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劉昌言罷爲給事中 二月甲申命宰相羣官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偁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恐非古制請自今夏不御署帝親批其紙尾曰朕爲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憚至於親署又何損乎 丙午宿翰等至嘉州南賊帥張餘首送西川行營其黨悉平 令節度

至刺史勿與金穀刑獄止委通判及判官 三月丁未
湖詔以官倉菽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司
言請量畱以供國馬帝曰但竭廩以給之國馬會以芻
藁可矣 庚申詔諸路轉運司告諭部下幕職州縣官
等一應公私利害竝許上聞送中書舍人閱視可否

李繼遷遣鈿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已巳帝令衛士數
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帝賜繼
遷勁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威示戎裔非有人
能輓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
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不敢敵也帝因謂浦

曰我無可戀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一詔權停
貢舉 夏四月己卯遼參知政事邢抱朴以母憂去官
抱朴母陳氏少通經義以孝睦稱有六子親教以經抱
朴及弟抱質竝致通顯至是卒太后聞之嗟悼贈魯國
夫人遣使賜祭旋詔抱朴起復 癸未吏部尚書平章
事呂蒙正罷爲右僕射以參知政事呂端爲戶部侍郎
平章事帝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
卿均勞逸耳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
退不肖便爲稱職卿宜勉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
被獎遇帝常悵任端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

簡易爲務奏事帝前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

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端

謙讓不敢當

攷異呂誨補正惠公傳改本史語罕所建明作端笏御立候顯問蓋飾辭今但用本

語 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柴禹錫罷爲鎮寧節度

使 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爲禮部侍郎以翰林學士張

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洎與易簡嘗同在翰林不協及

易簡遷中書洎多攻其失易簡去位洎因代之初寇準

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準年少新進思欲老儒附已洎

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

一談準益重焉極口薦洎於帝帝亦欲用洎第知其不

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翰
林待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帝一夕召熙
古等侍書禁中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
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
洎不已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
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甲申以宣徽北院使
同知樞密院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乙酉遼師侵雄州
知州何承矩擊敗之 戊子詔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
知印押班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政竝得升都
堂從呂端之請也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事

以佐之其後復有釐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帝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 丙申賜布衣潘閻進士第未幾追還詔書以閻狂妄故也 開寶皇后疾甚遷於故燕國長公主故第甲辰崩權殯于普齋佛舍謚孝章皇后後三日大雷雨街中水浸數尺 五月帝召三司孔目官李浦等二十七人對于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條上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可行者四十四事遂著于籍 翰林學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便多所

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羣臣不成服禹偁對賓客言后嘗
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帝不悅甲寅坐輕肆罷爲
工部郎中知滁州攷異涑水記間稱至道初孝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宋史及長編但云禹偁與賓客言是未嘗上章也今從之禹偁嘗爲李繼遷草

制繼遷送馬五十匹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在滁州
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才及別去爲買一馬或
言其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御繼遷五十匹馬顧肯虧
價哉 癸亥帝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前代帝王昏弱
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
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皋往求

得百萬斛斗以救艱危卽時朝廷時勢可見矣朕今收
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猶民望豪髮
之惠不可得也 丁卯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
弛恕等對曰今國用軍須所費浩瀚諸州凡有災沴必
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以侵民爲慮皆柅而不
行縱使耿壽昌桑宏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才力駑下
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理帝曰卿等清而不通專
守繩墨終不能爲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
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一處節目未備卽十年五
年不與決斷以至貧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

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稱罪 六月己卯詔重造州

縣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乙酉遣內侍裴愈乘傳

往江南諸州購募圖籍願送官者給其直不願者倍本

于所在州命吏繕寫仍以舊本還之 李繼遷上表乞

禁邊盜掠詔從之丙戌遣閤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爲

邠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遣以昌平懷柔等縣民請

墾荒地著爲業樞密使韓德讓奏三京諸鞠獄官吏多

因請託曲加寬貸或妄行撈掠乞行禁止繼主從之又

表奏任賢去邪太后喜曰進賢輔政眞大臣之職優加

賜賚 丁亥以張浦爲鄭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丁

詔許民請佃諸州曠土優爲永業仍蠲三歲租三年
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悉書其數於印紙
以俟旌賞 秋七月遼以烏質舊作兀
惹今改烏昭度渤海燕

頗等侵鐵驪遣奚王耶律籌寧東京畱守蕭恆德討之

八月乙亥朔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自今執政大

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使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

帝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臨外藩卽轉運使所部

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改也 壬辰

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改名恆大赦天下詔皇

太子兼判開封府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

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
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請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
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
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
元侃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旣以爲可願卽決定
帝遂以元侃爲開封尹改封壽王至是立爲太子廟見
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
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
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六宮皆前賀帝復出延準飲極
醉而罷準嘗奏事切直帝怒而起準攀帝衣請復坐事

決乃退帝嘉嘆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

猶唐太宗之得魏徵也

政異三朝聖政錄謂準奉帝請決事乃爲員外郎時蓋誤也今

從本傳

遂命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於是諸

州孔子廟及奉聖之黃帝祠儒州之舜祠竝得修繕

癸巳以尚書右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竝兼太子賓客

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至等上表懇讓詔

不許帝謂至等曰太子仁孝賢明正賴卿等輔之以道

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順從也 癸卯禁緣邊諸民

與內屬戎人昏娶 丙午西南蕃牂牁諸蠻來貢詔封

西南蕃主龍漢瓊爲歸化王 丁卯御朝元殿冊皇太

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幄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庚午皇太子具鹵簿謁太廟五室既而皇太子讓宮遂稱臣許之 清遠軍言李繼遷入寇率兵擊走之 九月戊午遂以南京太學生員浸多特賜水磴莊一區 冬十月乙亥遂詔諸道置義倉每歲秋社民隨所獲出粟庾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賑民 乙酉帝出新製琴阮示近臣琴七絃今增爲九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阮四絃今增爲五曰金木水火土因命

待詔朱文濟蔡喬齋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以下
皆聽由是中外獻歌詩頌者數十人初帝欲增琴阮絃
文濟以爲不可增喬以爲增之善及新製琴阮成召文
濟撫之辭以不能帝怒而賜喬緋衣文濟班喬上獨衣
綠欲以此激文濟終守前說及遣中使押送中書文濟
不得已取琴中七絃撫之宰相問曰新曲何名文濟曰
古曲風入松也帝嘉其有守亦賜緋衣 戊子烏賁請
納款于遼遼主詔諭之 十一月己未帝閱武於便殿
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而綽有餘力因
謂近臣曰寰海無事美材閒出悉在吾彀中矣又令騎

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彊鼓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帝曰此殿庭閒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置轉運司承受公事選朝官及三班爲之每路二員常事與轉運聯署施行非常事許乘驛入奏帝以遠民有事不能自達故置此職

召王繼恩還以峯州團練使上官正右諫議大夫雷有終竝爲西川招安使 高麗連歲貢於遼遼主遣翰林學士張幹等冊王治爲高麗國主治遣其童子十人往習契丹語 十二月甲戌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凡五上不許 己卯鐵驪貢鷹馬

於遼 庚辰銅渾儀候儀成秋官正韓顯符所造也詔

於司天監築臺置之

攷異李燾曰張思訓及韓顯符並有渾儀本志但記張思訓所作而

顯符所作則略之獨著其候儀法不知何也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遼

謀知之韓德威復爲李繼遷所誘遂率眾入邊以報子
河汭之役御卿與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
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
疆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僇死于軍
中乃其分耳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
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爲洛
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常欲立

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戎裔倚爲一面捍蔽自
子河漢之戰邊部喪氣不敢深入 戊戌斬澄州刺史

孫贊帝謂宰相曰贊近請往河西效用及與蕃賊接戰
違主將令陷卻百餘人朕已遣使臣就斬之似茲將領
稍失律不與寬貸則偏裨行伍安敢更不用命也 初

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非水旱調租未嘗不及數
是歲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 遼放進士王用極等二

人

二年

遼統和十四年

春正月己酉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

圜丘大赦天下帝以文物仗衛之盛詔有司畫爲南郊

國 丁巳遼謁三京及諸州稅賦

二月壬申朔司空

致仕李昉卒贈司徒諡文正

致異諡法有貞字無正字宋避仁宗嫌名改貞爲正

如李昉王旦諡文正呂端馬知節諡正惠高保融諡正懿皆在真宗以前當用貞字史臣避諱追改非其本解然相承已久今亦不復更易攷古者不可不知也元明以後貞正兩字兼用蓋禮官沿襲之誤或謂正美于貞則失之不攷矣

昉寬厚無城府與人多恕在相位雖無赫赫稱

然小心循謹動持大體不市恩威參知政事時帝一日

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昉無言微

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官死囚四百來

歸獄帝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庚辰以

李昌齡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帝謂昌齡曰中書政本當

進用善良博詢眾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卽怨謗無由生矣 三月壬寅高麗國王王治請婚於遼遼許以東京畱守蕭恆德女字之高麗遣其臣韓彥卿如遼納幣旣而王治殂遼人還其幣甲子遼命安集朔州流民 帝初命白守榮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李繼遷邀擊於蒲洛河守榮眾潰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夏四月甲戌以李繼隆爲環慶十州都部署將兵討之 先是遣使訪川峽諸州守貳之能否知夔州袁逢吉知遂州李虛已通判查道知忠州邵燧知雲安軍薛顏等七人以稱職聞戊子皆賜詔書獎諭道休寧人元方之子也以

進士除館陶尉性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爲薄粥以療
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它吏皆脫去
道獨荷之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道不食
杖其富民於是餘民皆驚逋稅立辦都運使樊宗古素

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其主簿葉齊

齊異司馬光日記以查道爲主

簿葉齊爲縣令今從長編

宗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

不欲當公薦宗古不得已兩薦之齊緣是得改光祿寺
丞直史館道尋自遂州徙知果州時餘盜何彥忠等集
二百餘眾止西充之大木槽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
殄之道曰彼懼罪欲延數刻命耳其黨豈無詿誤耶卽

微服單馬數僕不持矢刃直趨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
曰郡守也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
歸農驛奏之賜詔書獎諭 己亥遼主鑿大安山取劉

仁恭所藏錢徹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

錢幣充溢攷異薛居正舊五代史僭偽傳云劉仁恭以

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即殺匠人以滅其口冊府元龜亦

云劉仁恭禁使銅錢自以膠和瑾土爲泥錢其銅錢峻

法賦敏鑿大安山爲石穴以藏之是大安山之錢實仁

恭所藏也遼史聖宗紀云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會貨志亦作劉守光 乙未詔自今五品以上官任子

蓋傳聞之誤今改正 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不得濫授攝官 五月

辛丑朔令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案行管內諸州民田

旱甚者調其租 李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圍城歲餘
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資神寶潛遣入市
糴河外宵運以入閉出兵擊賊卒全其城 司天中官
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
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
災害之象帝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
災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
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靈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
城中皆漢民必盡屠戮因嗟嘆久之辛亥詔輔臣陳靈
州事宜帝以靈州孤絕救援不及令宰相呂端知樞密

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端等請共爲一狀張洎越
次曰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漢失
謀謨之體端曰洎有所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帝默然
壬子洎上疏請棄靈州帝初亦有此意旣而悔之及覽
洎奏不悅卻以付洎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
汗而退帝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謂曰張洎上言
果爲呂端所料 已未詔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石普
下御史府案問坐爲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入奏事故也
旣而召見赦其罪復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賊黨王
鴈鵠復聚集剽略僞稱邛南王普因言蜀之亂由賦斂

急迫使農民失業不能自存竝入於賊望一切蠲其租
賦令自爲生則不討自平矣帝許之普旣還揭榜告諭
蜀民無不感悅部內以安 是月遼奚王耶律籌寧東

京畱守蕭恆德等以討烏寶不克削官改諸部令袞

解云令袞官名爲節度使 六月庚辰永嘉陳侃事親至孝五

世同居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粟帛 己丑高麗遣使問

遼主起居時遼主避暑于炭山也後以爲常 乙未以

祕書丞濟陰任中正爲江南轉運副使初至歲大稔發

運使王子與欲轉羨粟餉京師中正曰今雖有餘後或

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與乃止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魏王劭長子劭和穆和聖穆聖德聖功聖德聖烈大明廣孝皇帝

宋紀十九

起柔兆甲辰七月盡強圉作噩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至道二年

遼統和十四年

秋七月己亥朔命殿前都指揮使王

超爲夏綏麟府州都部署 遼太妃之傾兵撫定西邊

也委軍事於招討使蕭達蘭

舊作捷覽今改

達蘭留意人才時

耶律昭坐兄國畱事流西北部達蘭與語愛之禮致門

下欲召用以疾辭達蘭問曰今三邊晏然惟準布

舊作阻卜

改今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

兵則糧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
出昭以書荅曰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
夫治公田二夫給紕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
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卹吏多雜
以糠粃重以措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
之本有司防其隱沒取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善地兼
以逋亾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
竭爲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穫置游
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墾地期以
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

何勤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舍大
而謀小避彊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服其心
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
在德不在眾故謝元以八千破苻堅十萬休格舊作休哥今改
以伍隊敗曹彬十萬良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閻下
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
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
策利施後世矣達蘭從其言卒能成功攷異達史耶律昭傳云欲召用以疾辭蕭達蘭傳林牙耶律昭蓋雖辭達蘭之召後仍起用而爲文學侍從官也達史未詳載又此書不繫年月今
附書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古者彊幹弱

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國用不充民食不足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者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智通明能撫民役眾者爲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借閒曠之地募游惰之民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饒瘠均配界之無煩督課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帝覽奏召對獎諭令

奏以間尋以靖爲勸農使案行陳許蔡穎襄鄧唐汝
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遜光祿寺丞何亮副
之未幾三司以爲費官錢多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爲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
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
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卽敘退之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
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
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準故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
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堂帖升惟節於拯上帝
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憤極言準擅權并及嶺南官吏

除拜不均數事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
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
與準抗故得以任胃臆亂經制帝大怒召責端等端曰
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既
而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抗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
之體準猶力爭不已帝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翼
日準猶抱中書簿領論曲直帝益不悅罷知鄧州 是
月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原州南
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番領姑臧神烏
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有奇城周四十五里

李執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師從之 汴水決穀熟縣
閏月庚寅詔江浙福建民負人錢沒入男女者還其
家敢匿者有罪 九月戊寅右僕射朱琪卒贈司空諡
惠安琪素有文學尤通吏術頗知人情偽在相位日百
執事有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 己卯夏州延
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擒
二千餘人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帝部分諸將攻討李
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容州觀察使
丁罕自慶州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
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魏夏

鈴轄盧斌求對恐言曰蕃族馬騎兵悍來往無定敗則
走它境疾戰沙漠非大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
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
枉費且不失固圉之策帝不從改授斌環慶鈴轄領兵
二萬爲繼隆前鋒斌謂繼隆曰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
至若自環州橐駝路才十里程耳繼隆因遣其弟繼和
馳驛上言赤裡路回遠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抵繼遷巢
穴不及援靈州帝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
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
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宐發兵矣旣而與罕兵合行

數十日不見賊引軍還張守恩見賊不擊率兵歸本部
獨超廷召至烏白池與賊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
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
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
計及進師烏白池賊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
兵五千轉戰三日賊旣卻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
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
肅然超亦爲之案轡敵躡其後望見隊伍嚴整不敢近
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 丙戌秦晉諸州地晝夜十
二震 甲午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

四品以上一子出身先是近臣因誕節或以疏屬求蔭補至是始爲限制非其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

冬十月丙辰遼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劔法賜袍帶錦幣 已未以池州新鑄錢監爲永豐監歲增鑄錢數十萬緡 甲子併三司句院爲一工部員外郎袁州劉式專領之帝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副所望式久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閒舊有橫賦積逋至多式奏免之然檢校過峻卒爲下吏所訟免官

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

議以爲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但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爲限甲戌遼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乙酉遼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於乾州是月回鶻乞婚於遼不許十二月乙巳禮部侍郎知陳州蘇易簡卒易簡才思敏贍在翰林八年眷遇夙絕遂參大政性嗜酒帝親書勸酒戒酒二詩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帝聞其死曰易簡竟以酒敗淩可惜也贈禮部尚書辛亥有司言鳳州出銅鉶定州出鉞鉶請置官掌其事帝曰地

不愛寶當與眾庶共之不許 甲寅遼以南京道新定

稅法太重減之 戊午詔自今州縣官部內流民及亾

失租調什之一者竝書下考 甲子遼招討使蕭達蘭

以準布部長阿魯端舊作阿魯叛而復降桀莽難制誘

其黨六十人斬之以獻用耶律昭之言也達蘭封蘭陵

郡王兼侍中 遼主如南京以駙馬都尉蕭恆德爲行

軍都部署伐富勒莫多部恆德有膽略數從南伐太后

多其功征東高麗還賜號啟聖竭力功臣旋以從征烏

寶恆德利其俘獲倡議浚入比還道遠糧竭士馬死傷

甚眾削功臣號太后念其舊勞故有是命旣而富勒莫

多部人戶多歸附恆德還 是歲大有年 遼放進士
張儉等三人

三年

遼統和十五年

春正月庚午遼主如延芳淀 丙子以戶

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竝參知政事給事中
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化基寬中有度量所在僚屬或
慢于禮者不以介意時邊境多事帝欲相仲舒而罷呂
端會不豫乃止 參知政事張洎罷爲刑部侍郎 遼

以河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庚辰遼命諸道勸民種
樹 乙酉葬孝章皇后於永昌陵 辛卯以步軍都虞
候傅潛爲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爲靈州

路都部署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儲鑑上疏曰伏見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亾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况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垂之要地實爲中夏之臺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事當慮淡患宜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淡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己丑遼命南京決滯囚乙未免流民稅 二月丙申朔遼主如長春宮 靈州行營破李繼遷繼遷遁 戊戌遼以品部多貧民勸富民出錢以贍

之 庚子遼徙梁門遂城秦州北平民於內地 辛丑

帝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甲辰除京畿死罪囚流以下

釋之 丙辰遼將韓德威奏破党項捷丁巳遼命品部

曠地募民耕種 三月戊辰遼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

租賦十年 己卯遼封李繼遷爲西平王 壬午遼免

南京逋賦及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畋牧妨農 甲

申河西党項乞歸附於遼遼太妃旋遣人奏西邊捷由

是遼之西路拓地益遠 攷異遼太妃領西北路兵本紀所載甚略疑太妃後以罪死富

時畏其戰功可今據蕭罕嘉努傳存其事蹟 壬辰帝不視朝癸巳崩于萬

歲殿參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令皇太子卽位于柩前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李

昌齡知制誥胡旦等

攷異宋史呂端傳內侍王繼恩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指揮使

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元佐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不言繼勳與謀今刪去謀立楚王元佐

廢開太子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繼恩

白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卽給繼恩使入

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晏

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柰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

日豈容有異議邪后默然太子旣卽位端平立殿下不

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呼萬歲

攷異杜大圭名

臣集所載呂正惠公傳本於隆平集不言其鎮王繼恩
迎立真宗諸事長編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書之宋史
呂端傳云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而不言其鎮
繼恩東都事略云鎮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與長
編同今

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爲皇太后大赦天下

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
遵行不敢失隆宐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京朝官衣
緋緣及二十年竝與改服色官未升朝亦聽敘賜緋紫
自此始 戊戌始見羣臣于崇政殿西序 遼主命錄

囚壬寅發義倉賑南京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改封弟元份雍王元傑究王元偓封彭城郡王元偁封
安定郡王 甲辰以太子賓客李至爲工部尚書李沆

爲戶部侍郎竝參知政事 丁未中外羣臣進秩一等

己酉遼主如南京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翼

日求對懇辭帝曰魏地重寄卿宜亟去贄退帝召輔臣

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帝曰朕初嗣位

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帝謂宰相

曰朝行中頗有淹滯者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十年屈

于眾僚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宜卽加

擢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周翰爲駕部郎中知制

誥著作郎直集賢院億爲左正言館職竝如故故事入

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李應機者嘗知咸平縣帝尹開封時遣散從以帖下縣
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謹誦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
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杖之
二十散從泣訴於王王不荅而默記其名及卽位擢應
機通判益州召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爲憂故除卿與
官此未足爲大任也有僂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
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
走馬心已不平及算應機又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
附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帝旨愈怒彊應
曰諾明日使謂應機曰某且行矣願得所齎疏應機曰

疏不可與人傳也當自來受走馬雖怒甚意欲積其駑橫狀訴於帝乃詣應機屏舍受疏以行既至帝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乎走馬遶然失據卽對曰有揆懷出之帝周覽稱善因問應機治行如何走馬踧躄轉辭稱譽帝曰汝還語應機所言事皆善已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爲吏彊敵而貪財多權詐後帝察其爲人浸疏之 進封交趾郡王黎桓爲南平王 辛酉知制誥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旣露帝新卽位未欲窮究而且草行慶制詞頗恣宵臆

多所溢美語復訕上故先黜之 五月甲子朔日有會

之

致異宋史不書
日會此從遼史

丙寅從羣臣請始御正殿視朝退

御後殿閱事如常儀 丁卯詔諭內外文武羣臣自今

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民間利害竝許直言極

諫抗疏以聞 己巳遼詔平州決滯獄 庚午詔三司

及歲稔市糴以實倉廩 壬申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

運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悉召歸闕帝初聽政務從

簡易也 甲戌參知政事李昌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

司馬宣政使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

旦削籍流潯州太宗之卽位也繼恩有力焉自是寵遇

莫比乘閒言事或薦外朝臣故士大夫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潘閻得官亦繼恩所薦也

閻傾險士嘗說繼恩乘閒勸立儲貳

攷異湘山野錄及筆談載潘閻與盧

多遜同謀立秦王蓋誤以王繼恩為多遜楚王為秦王也李仁甫已辨之今不取

且言南衙自

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即議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帝也繼恩信其說頗惑太宗太宗訖立帝閻

尋坐狂妄黜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賴

呂端覺之謀不得逞帝既即位加恩百官繼恩又密託

旦為衰詞旦已先坐黜於是并逐三人籍繼恩家貲多

得蜀土僭侈之物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恩交結通書

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 甲申帝謂輔

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憫朕已令給事歲浹者悉
放出呂端等曰踐阼初首行此令哲王之懿範也丁亥
立秦國夫人郭氏爲皇后帝在儲位每事謙讓郭氏未
嘗正妃號也 庚寅追尊母隴西夫人李氏爲賢妃妃

真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帝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
也 是月遼迪里部舊作敵烈今改殺詳袞而叛遁於西北荒

蕭達蘭率輕騎追之獲部族之半因討準布之未服者
諸蕃歲貢方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達蘭以諸
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 六月戊

戊追復皇叔涪王廷美爲秦王贈皇兄魏王德昭太傅
岐王德芳太保 帝謂宰相曰諸州多獻珍獸異禽祥
瑞之物此甚無益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爲瑞也
辛丑詔天下勿復獻珍禽異獸及諸祥瑞 南康軍建

昌縣民洪文撫六世同居就所居雷湖北勅書院舍來
學者詔旌表其門閭 甲辰以皇兄元佐爲左金吾衛
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帝始欲幸元佐第元佐
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由是終身不復見 能鹽
鐵度支戶部副使 乙巳追冊莒國夫人潘氏爲皇后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

判院事先是太宗謂若水曰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延賞宗族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者不以名位爲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若以膏祿榮遇之故效忠于上中人以下所爲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涕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涕泣太宗曰大率如此進用時不悉心補職斥去卽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蒙正望復位目穿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嚴

穴高士不求榮壽者甚多如臣等輩苟貪官祿誠不足
重太宗默然若水因念人主待輔臣如此益未嘗有秉
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者以感動之也將移
疾會太宗晏駕不果帝卽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
再上乃得請召謝優殿命坐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
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帝曰此朕心所屬也若水好
汲引後進推賢重士士大夫宗慕之政異杜大圭名臣
集載錢若水傳云
真宗卽位屢求解職務不允以親年高請益堅乃罷爲
集賢殿學士又云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
辭益力東都事略與名臣集同宋史若水傳直云精術
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是沒其恬退之節而以爲
術數之計矣今從談苑
書之年月則從長編

帝居憂日對輔臣于禁中每

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請帝曰公等願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膚體洪大宮庭階凡頗峻命梓人皆爲納陛焉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

殿召呂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

皆有條理帝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

民間利病取異宋史作乙
丑今從長編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

應詔上疏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帝

爲之戚然它日謂呂端等曰近詔中外直言羣臣多及

瑣細事惟田錫康戩陳詞不辭指事尤切張齊賢頗爾

意民政乃出其疏示端等曰卿等詳酌行之 辛未遼

禁吐谷渾別部鬻馬於宋 先是遼蕭恆德尚越國公主太后第三女也性沈厚太后於諸女中尤愛之故恆德屢膺重任公主甚得婦道不以寵貴自驕會有疾太后遣宮人侍之恆德私與宮人通公主恚而卒太后怒賜恆德死恆德女許字高麗國王丙子高麗遣其臣韓彥敬弔公主之喪恆德臨死上書遼主言其姪柳才可用柳多知能文膂力絕人旋詔入侍衛 辛卯遼詔南京疾決獄訟 八月己亥趙鎔罷爲壽州觀察使李惟清罷爲御史中丞以曹彬爲樞密使兼侍中以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竝爲樞密副

使帝謂曰近密之司必端亮謹厚者處之彬以耆舊冠
樞衡之首敏中及嶠伏助之兵機邇要有所望矣敏中
明辨有才略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
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故首加
擢用 丁酉遼主獵于平地松林太后誠曰前聖有言
欲不可縱吾兒爲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蹶之變
適遺予憂其淡戒之遼舊俗其富以馬其彊以兵縱馬
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
草人仰漣酪挽彊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不煩挽運
以是制勝所向無前遼主歲時射獵以示不忘本俗雖

奉太后命誠不能改 先是帝以漢唐封乳母爲夫人
邑君故事付中書因問呂端等曰斯禮可行否端等曰
前代或加以大國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制已
酉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爲秦國延壽保聖夫人

是月西川戍卒劉旰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轄馬知
節領兵三百追擊之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成
都計議知節曰賊已數千少緩之勞費必倍不如急擊
破之必矣卽率所部前進正亦尋至共擊旰其黨悉
平旰自起至滅凡十日正始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
言激正將行仍盛爲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諸軍校曰

爾輩俱有親屬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亟殄賊
無使越逸若師老曠日卽此地爲死所矣正由是倍道
力戰及凱旋詠迎勞大出金帛行賞眾皆悅服 九月
丙寅遼罷東遼戊卒庚午遼主如饒州祭太祖廟 丙
子帝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蜀地無城池所以失
制禦帝曰在德不在險儻官吏得人善綏撫使樂業雖
無城可也 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爲曲阜縣令襲
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及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
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延世孔子四十五
世孫也 壬午左正言孫何表獻五議一參用儒將二

申明太學三釐革遷轉四議復制科五舉行鄉飲帝稱善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陳十事其目曰擇左右分賢愚正名品去冗食加俸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修民事開仕進 刑部員外郎合肥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往督視又州縣道負至多赦書雖謁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布恩宣澤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生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帝善其言 庚寅閣門奏每月朔望羣臣赴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帝問

呂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爲哭忌帝曰哀
疚之情寧有所避乎不許 冬十月壬辰朔遼主駐蹕
山罷奚王諸部貢物乙未賜宿衛時服丁酉禁諸山寺
毋濫度僧尼戊戌弛東京道漁獵之禁戊申以上京獄
訟繇宄詰其主者辛酉錄囚 陳宋州竝言先貸民錢
千萬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尚多許隨來歲夏秋稅輸送
詔悉除之 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
己酉葬神功聖德文武皇帝于永熙陵廟號太宗十
一月甲子祔神主於太廟以懿德皇后配又祔莊懷皇
后於別廟帝初踐阼告天地宗廟有司請署祝版帝涕

酒交下不能署者久之靈駕發引帝與諸王徒步號慟
從至乾元門禮官具儀遣奠畢改吉服帝不忍哭踊盡
哀緣服還宮及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觀者莫不歔歔先
是帝謂參知政事李至等曰神主至京朕欲親導及拜
辭于禮可乎至曰此禮前代所闕陛下行之足爲萬世
法卽具儀以聞時有請增損舊政者帝曰先帝賜名之
日撫朕背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于其道也罔極之
訓朕何敢忘 丙寅德音降兩京死罪以下囚緣山陵
役民賜租有差 復分三司句院爲三命官各判之以
太常丞新喻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初爲

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民自遠來
輸租倉穀且盡不得輸欵若恐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
次先支濕穀卽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褒荅因識其
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調十七縣民租時有言案田官
苛調放不實者御史臺請遣使覆實詔東西諸州選官
閱視亳州當案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欵若覆案甚詳抗
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旣而它州所遣
官竝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爲欵若
危之至是擢用帝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
欵若小官獨敢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欵若旣爲三

司屬虞部員外郎毋賓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
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啟而謁之欽若卽夕
命吏治其數翼日上之帝大驚曰先帝顧不知邪欽若
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畱與陛下收天下人心耳 己巳
詔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修太宗實錄若水舉
官同修起居舍人李宗諤與焉帝曰自太平興國八年
以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憑直筆若子爲父隱何以
傳信于後除宗諤不可餘悉許之 是日同句當審官
院通進銀臺司封駁事田錫上疏曰今地震之災漸見
下勳之象已萌臣見銀臺司請遣奏報自九月初至冬

節前申奏賊盜不少今不一一具奏且據其可言者言之九月四日施州奏羣賊四百餘人驚劫人戶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賊四十餘人過河北十五日衛州奏有賊七十餘人過河北十九日絳州奏垣縣賊八十餘人般縣尉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賊一百五十人入白波兵馬都監廨署并劫一十四家至午時奪舟往垣曲至河陽鞏縣界濮州奏羣賊入鄆城縣單州奏羣賊入歸恩指揮營濟州奏羣賊劫金鄉鉅野縣郭十九家永興軍奏虎翼軍賊四十餘人劫永興南莊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縣賊一百餘人白高渡潰散軍賊六十餘人七

日陝府奏集津鎮羣賊六十餘人竝驚劫人戶至午時
乘船下去峽石縣羣賊自河北渡過河南八日西京奏
草賊見把截土壕鎮官私往來不得豈有京師咫尺而
羣盜如此邊防寧靜而叛卒如是臣爲陛下憂之廟堂
之上必有嘉謨若言小小寇盜不勞聖意憂虞只令使
臣捕逐如此則羣盜終難剪滅若賊徒得聚二三千人
徑度淮南往保吳越則運糧綱船不至京師矣若賊徒
取得一二州郡扼據要衝則上供錢帛不充國用矣人
心必有向背軍情豈無動搖當此之時北塞輒來騷邊
陛下不得不憂西戎輒來犯邊大臣不得不懼臣今所

言激切不爲身謀所慮安危實爲國計 先是西鄙運糧詔以諸軍代民輓送已卯士卒亦令放歸仍賜緡錢苦寒故也 帝御便殿閱殿前指揮使內殿直騎射闕槊擢精銳者十餘人遷其職 丙戌遼主如顯州戊子謁顯陵庚寅謁乾陵 有司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竝配詔可 是月高麗國王王治卒從子誦立誦遣兵校徐遠來請命不得達而還後遂絕高麗亦遣使告于遼 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

修太宗實錄請降詔旨許臣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許之

丙申追尊母賢妃李氏爲皇太后后喪先殯於普安院於是議改卜園陵立忌建廟有司言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仲呂以饗先妣先妣姜嫄也是帝嘗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闕宮晉簡文宣后以不配會築室于外歲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元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望令宗正寺於后廟內修奉廟室爲殿三間設神門齋房神廚以備薦饗從之 辛丑詔諸路

得選使中飭令長勸課農桑 先是帝訪宰輔以靈武
事參知政事李至上疏以爲靈州不可堅守望釋李繼
遷之罪厚推賜與降詔綏懷反覆言之甚切至是繼遷
遣使修貢求備藩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闇姑務寧
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侁
吉爲定難節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
甲寅遣張浦還 己酉遼主駐蹕山甲寅遣使祭高麗
國王治詔誦權知國事丙辰錄囚 初刑部郎中知揚
州王禹偁準詔上疏言五事其一曰謹防邊通盟好使
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戍兵餽

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宜救封疆之吏致書
遼人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
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人也其二曰減冗兵併
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
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亦足兵威亦彊
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
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兵冗而不盡銳將冗而
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爲急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
枕而治矣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
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有通判

副使判官推官而監庫監酒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管時也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不可棄也亦不可盡卽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建其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東師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八人經學五十人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帝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

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
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
事至于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太祖以來始令
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幸宜
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
耗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造寺歷代增加不覺
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
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
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又富者窮極口腹
一齋一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不曰民蠹其可得乎願

漢鑿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審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愞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卽召禹偁還朝旣用其策以夏綏鉅宥靜五州賜趙佶吉翼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遼南院宣徽使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加政事令遷東京畱守巴雅爾爲政寬裕而善斷諸部畏愛民以殷富是歲始分天下爲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

福建路十二日西川路十三日峽路十四日廣南東路
十五日廣南西路 遼放進士陳鼎等二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九